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Lau Siu-kai, PhD(*Min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台灣第五屆立法院選舉結果對
其內部政局及兩岸關係的影響

王家英

香港亞太研究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台灣第五屆立法院選舉結果對 其內部政局及兩岸關係的影響

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作者簡介

王家英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台灣第五屆立法院選舉結果對 其內部政局及兩岸關係的影響

引言

台灣第五屆立法院選舉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結束。由於這次選舉是二零零零年總統選舉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獲勝上台執政、實現「政黨輪替」以來的首次中央級選舉，再加上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規定，行政院必須向立法院負責，選舉結果對政局穩定以至朝野大小政黨今後發展而言，均是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首先，上台執政後的民進黨在立法院仍只佔二百二十五席總議席中的六十七席，反而失去了政權的國民黨仍控制過半數議席，使得民進黨政權始終受制於在野黨的強大制約而處於極度的弱勢，政治局面也因此一直動盪不安。¹ 故此對民進黨而言，這次立法院選舉是其能否鞏固政權的一次嚴峻考驗。

其次，對於已淪為在野黨的國民黨，在經歷了二零零零年總統選舉的慘敗和喪失政權的巨痛之後，這次選舉更是「政黨輪替」後確立連戰領導權威和決定國民黨能否站穩陣腳、捲土重來的大戰。

其三，對於二零零零年總統大選後才在高票落敗的獨立總統候選人宋楚瑜領導下組成的親民黨，是次選舉也是測試宋氏能否延續其強大個人政治魅力、奠定民、國、親三黨鼎足而立的關鍵一戰。

© 王家英 2002

ISBN 962-441-121-2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其四，對於已日走下坡的新黨和在前總統李登輝主導下新成立的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這次選舉也具有保住或確立其政黨地位的指標性意義。

簡言之，從任何角度看，這次立法院選舉明顯是繼二零零零年總統選舉後台灣另一場重大政治生態重組。

另一方面，由於台灣朝野各大政黨統獨意識形態迥異，選後帶來的政治生態重組，也勢必對台北現行的大陸政策產生影響。

本文旨在分析這次立法院選舉結果對台灣內部政局和兩岸關係的影響。由於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出乎外界所料地再一次遭遇慘敗，本文在分析有關選舉結果時亦會特別探討其慘敗的主要原因。

選舉結果

就選舉結果而言（見表一），民進黨獲八十七席，較上屆多出十七席，成功擊敗國民黨奪得立法院最大黨的地位，可謂大勝；而國民黨則從上屆的一百二十三席大幅下降至六十八席，只能以大敗來形容。另一方面，新崛起的親民黨和台聯可謂異軍突起，分別取得四十六席和十三席。前者無疑已如願地確立了其游走於民、國兩大黨之間的關鍵少數地位，而後者也成功地進佔了民進黨上台執政之後在統獨立場上向中間移動所留下的台獨左翼空間。至於新黨，則幾乎全軍覆沒，只取得外島金門一席，但沒有跨過百分之五的政黨得票率門檻，泡沫化已成定局。換言之，選舉後的台灣政黨政治，已從原來兩大（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小（親民黨和新黨）的格局，演變成兩大（仍是國民黨和民進黨）、一中（親民黨）、一小（台聯）的格局，而當中新黨的出局、台聯和親民黨的崛起、國民黨的大幅萎縮和民進黨的快速擴張，反映出台灣的政黨政治仍在不斷重組之中，離穩定尚遠。

表一：立法院政黨得票率及議席獲得率

	2001		1998	
	得票率	議席獲得率	得票率	議席獲得率
國民黨	28.17	30.22	46.43	54.67
民進黨	32.93	38.67	29.56	31.11
親民黨	18.32	20.44	—	—
台聯	7.66	5.78	—	—
新黨	2.57	0.44	7.06	5.78
其他	10.35	4.45	16.95	8.4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中央選舉委員會。

另一方面，儘管民進黨在選舉中取得立法院最大黨的地位，但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在議席取得上，民進黨和台聯形成的所謂「泛綠軍」（中間偏獨）仍只擁有一百個議席，即佔總議席的44.45%，雖已較民進黨原來擁有的六十七席出現大幅增長，但並未過半；相反，由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形成的所謂「泛藍軍」（中間偏統），仍佔過半數的一百一十五席。簡言之，就表面的形勢而言，「泛綠軍」只能說是贏了選舉，但政治上未因此而取得絕對優勢。

（二）在選票分佈上（見表一），「泛綠軍」更只取得40.59%，但已較一九九八年民進黨的得票率上升了11.03%；而「泛藍軍」卻仍取得49.06%，較一九九八年國民黨加新黨的得票率減少了4.43%。換言之，「泛藍軍」的得票率雖較一九九八年有所下降，但並不算嚴重，而且相對於「泛綠軍」仍有相當的優勢。至於「泛綠軍」的擴張，除了「泛藍軍」流失

的部份選票外，更多的是來自對其他黨派特別是無黨派支持者的轉向，顯示在大政黨的強烈動員下，小黨派和無黨派候選人的生存空間已快速收窄。

上述兩點對於今後台灣內部政局的發展相當重要，下文將詳加分析。

國民黨慘敗的原因

在進一步分析上述選舉結果對台灣內部政局和兩岸關係的影響前，先讓我們回過頭來探討一下國民黨慘敗的主要原因。是次選舉結果最令外界詫異的地方並非民進黨、台聯或是親民黨的成功，而是國民黨的慘敗。原因是在選舉前夕，外界包括民進黨均認為國民黨雖不可能保有立法院過半數議席，但應可取得八十至八十五個議席。² 但結果是國民黨只取得不足七十個議席，較原來外界估計的少了近兩成。

深入分析，造成國民黨是次慘敗的原因眾多，其中較為關鍵的有六：³

（一）高提名策略失敗。選前眾多民意調查顯示，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基層支持相若，而為了確保能有效地將選票轉化為議席，民進黨採取了保守的提名策略，在分區直選中只提名八十一位候選人；但國民黨為了爭取維持立法院第一大黨的地位，則採取了高提名策略，在分區直選中提名了九十位候選人，較民進黨高出了約十個百分點。⁴ 高提名策略一開始便使國民黨處於相當艱苦的選戰。事實上，國民黨候選人一直面對同黨之間的強大競爭壓力（台灣分區直選主要採取多議席單票制）。結果證明，許多優秀的國民黨候選人因相互拉薄選票而高票落選，與民進黨低提名但高當選率的表現形成強烈的對比。

（二）配票失效。在過去，國民黨一直能維持其政權於不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建立了一個龐大而嚴密的配票制度，

使得其候選人因得票平均而享有較高的當選率。例如，在一九九八年的立法院選舉中，國民黨便能以 46.43% 的得票率，囊括 54.67% 的議席。但這制度卻因近年國民黨多次的分裂和對地方派系的失控而陷於癱瘓。在是次選舉中，多位候選人以些微之票落敗，但同區其他同黨候選人卻高票當選，多少反映出配票機制的失靈。事實上，這次選舉國民黨的得票率是 28.17%，而議席獲得率則是 30.22%，相差只有 2.05%，較一九九八年的相差 8.24%，足足少了 6.19%。相反，民進黨是次大勝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其能成功呼籲支持者按家庭成員平均配票予同區的候選人，以免某些明星級候選人吸票太多而影響到其他同黨候選人的當選機會。從結果看，民進黨候選人之間的得票率相當平均，當選率也高，使其議席獲得率和得票率的相差從一九九八年的 1.55% 大幅上升至 5.74%，清楚反映出有效配票的重要性。

（三）藍綠兩極化。國民黨於二零零零年失掉政權之後，在統獨問題上便一直處於進退失據的局面。一方面它要與民進黨和台聯爭奪本土票（「泛綠」票），另一方面又要和親民黨和新黨爭取統派票（「泛藍」票）。⁵ 在這次選舉後期，前總統李登輝為台聯全力造勢，在南台灣不斷掀起熱潮，激發了強大的藍綠兩極化現象。不幸地，部份國民黨候選人如陳鴻基和陳雪芬等竟在這時候叫出了「國、民合作救台灣」，引起了「泛藍」陣營對國民黨的忠誠的質疑。⁶ 親民黨便立即利用這機會將國民黨標籤為「藍中帶綠」，並強化親民黨「泛藍」正統的形象和全力動員選民「宋（送）進立法院」為「泛藍軍」打拼，⁷ 對國民黨的選情造成巨大的衝擊。藍綠兩極互動，最終使親民黨和台聯大有斬獲，國民黨卻在兩極的擠壓中再次經歷了嚴重的挫敗。

（四）執政民進黨全力掃蕩賄選活動。過去國民黨一直十分依賴地方派系和樁腳固票，而地方派系和樁腳固票的方法

離不開利益和金錢。⁸但在這次選舉中，法務部長陳定南四處查賄，國民黨地方派系和樁腳風聲鶴唳，動輒得咎，大大打擊了他們的固票活動，影響了國民黨的選情。

（五）民進黨成功主導選舉議題。在選舉期間，國民黨的策略是打經濟牌，批評民進黨政府欠缺管治能力和經驗，造成經濟衰退。這本是不錯的策略，但在選舉前兩個星期，總統陳水扁提出「國家安定聯盟」構思，強烈指出經濟衰退主要是在野黨特別是國民黨處處與政府對抗，使政府無法穩定施政，故此呼籲選民將票投給民進黨，使民進黨成為立法院第一大黨，以安定國家。陳氏的呼籲迅速在台灣社會發酵，不僅主導了選前的輿論焦點，也說服了不少選民支持民進黨，對國民黨的經濟牌殺了個措手不及。於此亦反映出民進黨在選戰策略運用上計算的準確和巧妙。

（六）連戰欠缺個人魅力。這次立法院選舉猶如二零零零年的總統選舉，李登輝、陳水扁、宋楚瑜和連戰被稱為選舉「四大天王」，各為其所屬政黨全台造勢助選。但在這「四大天王」之中，連戰魅力最弱，既不能與宋楚瑜和李登輝只以一人之力撐起全黨氣勢的光芒相提並論，與陳水扁所到之處掀起的陣陣旋風相較，也是望塵莫及。

綜合上述六大因素，國民黨是次立法院選舉大敗而回，可謂有脈可尋，並非偶然。如果今後國民黨仍無法針對上述的弱點全力加以克服，其未來能否避免被進一步邊緣化的命運，殊不令人樂觀。

選舉結果對台灣內部政局的影響

無論如何，就選舉結果而言，台灣選後的政局將展現如下幾種趨勢，包括民進黨政權取得實質鞏固、國民黨持續萎縮、親民黨強勢崛起和台聯成功進駐台獨左翼。

民進黨政權取得實質鞏固

民進黨既已取得國會第一大黨的地位，而且與「友黨」台聯合計共掌控立法院一百席議席，較絕對多數只差十三席，以民進黨為主導的「泛綠軍」無疑已一躍而成為台灣政治主流，總統陳水扁在選前提出的「國家安定聯盟」構思，將不難取得足夠的支持。換言之，今後民進黨政權將會得到實質的鞏固，行政院也較容易按照民進黨的政治和政策理念施政，這對兩年後陳水扁爭取總統連任頗為有利。

國民黨持續萎縮

大敗後的國民黨未來發展應不易逃過持續萎縮的命運。其一，它將會不斷面對民進黨的收編壓力，為了意識形態也為了現實權力和利益，其「藍中帶綠」的成員將逐步向民進黨靠攏，甚至正式加入民進黨。其二，宋楚瑜領導的親民黨的強勢崛起，儼然已成為「泛藍軍」的新領導中心，對國民黨人會造成一定的吸納作用。其三，連戰在不足兩年內經歷兩次慘敗，相信已難長期領導國民黨，黨內權力鬥爭必起。尤其是第一和第二項因素，背後反映的主要是國民黨定位的困境，在藍綠兩極互動下，被民進黨迫離了中間定位的國民黨很難避免兩極擠壓的命運。國民黨這次立委選舉的慘敗，很大程度上只是二零零零年總統選舉的重複，當時身為副總統的總統候選人連戰在陳水扁和宋楚瑜分別代表統獨兩極的擠壓下，結果只取得不足三百萬票（約總投票的 23%）而低票敗選。

親民黨強勢崛起

親民黨的強勢崛起主要建基於對同屬中間偏右的國民黨和新黨的吸納和收編。事實上，新黨徹底泡沫化的主要原因正是其支持者幾乎完全投向親民黨。這固然有賴宋楚瑜的個人魅力，但也同時得力於親民黨中間偏右的意識形態定位的成功。

無論如何，親民黨的成功，已為其奪得國會關鍵少數的地位，今後不論民進黨或是國民黨，若要取得立法院過半數的支持，親民黨均是其難以迴避的重要結盟對象。更為重要的是，親民黨的強勢崛起，也為宋楚瑜一度黯然的總統夢重燃了希望，下屆總統選舉，相信宋氏仍將是要角。就這一角度觀之，今後親民黨的政治策略應不是尋求與民進黨或國民黨結盟，而是盡量在兩大黨之間扮演關鍵平衡的角色以突顯其政治地位與形象。與民進黨結盟，親民黨將失去「泛藍軍」的正統地位，扁宋之爭也極難擺平；而與國民黨結盟制約民進黨，則與力求國家安定的主流民意相違，不利親民黨今後的發展和擴張。反而繼續扮演兩黨之間的關鍵平衡角色，可為親民黨創造無窮空間，以宋楚瑜的政治智慧，應不難明白這一點。

台聯成功進駐台獨左翼

台聯在李登輝一力獨撐下亮麗地贏得十三席立法院議席，已為李氏創造了重返政壇、繼續影響台灣政治的舞台。由於台聯成功進駐統獨兩極中的台獨左翼，這將有助推動和鞏固民進黨的中間位置，進一步吸納中間選民。於此亦反映出李登輝戰略思維的狠與準。無論如何，今後台聯的政治策略應是盡量發揮倚角之勢，一方面幫助鞏固民進黨政權，另一方面又防止民進黨過度向右翼偏移。

總言之，選後的台灣大致已完成了民進黨對過去國民黨主導政局的顛覆。從總統府到立法院這兩大權力機制的控制，國民黨均已相繼讓路予民進黨。反映在統獨光譜上是民進黨完全取代了國民黨成功進駐中間位置，而台聯則取代了民進黨原來的左翼，親民黨成功取代了新黨和搶得部份國民黨過去的中間偏右空間而成為右翼的新主。國民黨未來的最重大危機，正是在其被迫離了中間位置之後遭受左右夾殺的危機。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民進黨已成功進駐中間位置，其聯同台聯所代表的中

間偏左（獨）力量，已取代過去國民黨聯同新黨所代表的中間偏右（統）力量，暫時成為台灣的政治主流。而這正是是次立法院選舉最突出的意義。

未來政局的變數

前瞻未來政局發展，雖然民進黨已取得主導政局的實力，但由於民進黨加台聯仍無法過半，民進黨未來仍會集中拉攏部份無黨派議員和策反部份國民黨「藍中帶綠」人士，以形成佔國會絕對多數的「國家安定聯盟」主導組織新內閣和維持政局的穩定。但由於選舉異常成功，政治實力雄厚，陳水扁推動成立「國家安定聯盟」的步伐應會放緩，以靜觀大敗後的國民黨的發展和今後「泛藍軍」內部關係的演變。事實上，就目前民進黨的實力而言，籌組「國家安定聯盟」已無任何迫切性，原因如下：

（一）民進黨既已是立法院第一大黨，主導立法院和組閣亦非難事，這與民進黨選前構思「國家安定聯盟」時評估的選後政治形勢有很大的落差。「國家安定聯盟」原來的構思，除了前述設定選戰議題的考慮外，更重要的還是擔心民進黨無法取得立法院最大黨的地位，組閣權將會遭受在野黨特別是國民黨的挑戰，⁹ 故此預作綢繆，藉此構思分化、瓦解在野黨派的可能合縱連橫，以穩定民進黨政權。¹⁰ 如今選後的民進黨既已有足夠的實力穩定政局，籌組「國家安定聯盟」便失去原來的意義。

（二）雖然表面上選後「泛藍軍」仍然掌握了一百一十五席的立法院過半數議席，有實力與民進黨抗衡，但由於民進黨已是立法院第一大黨，在民眾中有主導組閣的最大合法性，「泛藍軍」若銳意結盟抗衡民進黨，只會強化民眾對其破壞國家安定的看法，對「泛藍軍」尤其是國、親兩黨未來的發展，百害而無一利。相信亦因為如此，在選舉結束之後，國、親兩

黨均公開表示會尊重民進黨作為立法院第一大黨組閣的主導權。¹¹ 更何況，「泛藍軍」所擁有的過半數議席，只是脆弱的過半，須知道，國民黨內有頗多在意識形態上更接近民進黨的所謂「藍中帶綠」的人士，只要民進黨加強收編行動，有關的脆弱過半便會即時消失。

換言之，當前民進黨所思考的應不再是有否能力主導組閣，而是在目前組閣主導權已得到鞏固之後，如何處理和操控在野黨之間的可能合縱連橫，使有關的合縱連橫的發展，朝有利於其下屆總統選舉佈局的方向邁進。

從下屆總統選舉的佈局看，顯而易見，選後的國民黨正在急速的衰敗之中，對民進黨已無重大的威脅，而黨主席連戰在不足兩年之中經歷了兩次重大選舉挫敗，在下屆總統選舉中幾乎已鐵定出局。反而強勢崛起的親民黨和持續不衰的宋楚瑜，將會成為民進黨和陳水扁未來最大的挑戰。故此，民進黨當前的戰略佈局，已不是分裂國民黨，因為這極可能會加速「泛藍」陣營向親民黨靠攏，從而使下屆總統選舉成為扁宋之間的兩雄相爭。而這是民進黨最不願意看見的，原因是過去歷次選舉經驗證明，在藍綠候選人兩雄相爭的情況下，「泛綠軍」敗選的機會甚高。

就這一角度看，若民進黨要極大化陳水扁連任下屆總統的勝算，當前最有利的選擇，絕對不是分裂國民黨，如此只會迫「泛藍」陣營向親民黨結集，而是維持國民黨衰弱而不崩潰的態勢，確保下屆總統選舉仍是民、國、親三雄之爭的局面。只有選擇後一策略，陳水扁才可能再嘗連宋或馬（英九）宋鵬蚌相爭，陳水扁漁人得利的美果。

選後民進黨和陳水扁一改選前不斷挑動國民黨分裂的部署，表示將以謙卑的態度處理今後與國民黨的關係，¹² 背後所反映的，與其說是民進黨對國民黨的仁慈，無寧是形勢有變，國民黨的繼續存在，對民進黨下屆總統選舉佈局仍將具有重大的、平衡親民黨崛起的利用價值。

不過，民進黨的戰略轉移，未必能有效阻止下屆總統選舉往扁宋對決的方向轉移，原因是：

（一）如前所述，在這次立法院選舉中，民進黨加台聯所代表的「泛綠軍」只不過取得約四成的選票，反而「泛藍軍」的得票率仍高達近五成。換言之，「泛藍軍」之敗，敗在實力分散。若然今後能匯聚實力，在選民支持結構上仍有與「泛綠軍」放手一搏的優勢。

（二）國民黨主席連戰一再敗北，在下屆總統選舉中已提前出局，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則展現出持久不衰的強大個人政治魅力，考慮到現時國民黨除了現任台北市長馬英九外，無人具有足夠的政治魅力與宋氏抗衡，這使得宋氏作為代表「泛藍軍」出選下屆總統選舉的必然人選的可能性大增。

上述兩點為下屆總統選舉扁宋兩雄相爭之局創造了重要的條件。當然，這並不排除國民黨仍會派人參選，但這未必重要，因為國民黨已先後經歷了兩次重大挫敗，再加上失去執政的優勢，「泛藍」陣營的支持者不可能再對國民黨候選人懷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這也就是說，即使國民黨派人參選總統，也不容易再次出現二零零零年總統選舉連扁宋三強鼎立之局而最終讓陳水扁漁人得利。最可能的情況反而是重複類似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長選舉「棄王（建煊）保馬（英九）」的現象，亦即是「泛藍」陣營知道國民黨候選人勝算無望，故此作出「棄保策略」（即策略性投票），將所有選票集中投給宋楚瑜，從而將原本是三雄相爭的選局轉變成扁宋二人對決之局。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長選舉，素有清譽的新黨候選人王建煊只取得不足兩個百分點的選票，而國民黨的馬英九卻取得約五成三的選票力壓民進黨爭取連任的陳水扁，明顯正是這種「棄保效應」全面發酵的結果。如宋楚瑜未來不犯下大錯，下屆總統選舉極有可能朝扁宋兩雄對決的方向發展。

有論者認為，國民黨很可能派出同樣有強大個人政治魅力

的馬英九出選總統，使得下屆總統選局仍然重複二零零零年總統選舉三強鼎立的形勢。但這可能性不高，原因包括：

（一）馬英九在中南部的支持不及宋楚瑜高，「泛藍」陣營的選民不易選馬棄宋。

（二）馬英九妥協性較高，不會輕易不計「泛藍」陣營的利害執意選擇與宋氏對拼到底，讓陳水扁再有可乘之機。

（三）就當前形勢看，馬英九仍將以爭取二零零二年底台北市長連任為其政治生涯規劃的優先考慮，而要成功連任，他必須先取得親民黨的支持。如此一來，他勢必要就下屆總統選舉人選向宋氏作出妥協。

簡言之，從性格、個人生涯規劃以至勝算看，馬英九也不太可能出來與宋氏爭鋒。而在國民黨內，除馬英九一人外，再難有人可與宋氏一爭長短。

若然下屆總統選舉確實向扁宋兩雄相爭的局面發展，以「泛藍」陣營現時稍稍佔優的選民支持結構看，誰能懷疑宋氏不是陳水扁和民進黨政權的最大挑戰？

就這一角度而言，為了減低宋氏的挑戰，陳水扁和民進黨的未來總統選舉佈局應該是：

（一）盡量維持國民黨與親民黨矛盾競爭的關係，以阻止扁宋對拼之局的形成。

（二）盡量改善經濟狀況和在統獨議題上繼續向中間方向轉化，務求透過經濟的改善和在大陸政策上的「非獨化」擴大選民支持基礎，以確保在真的無法避免扁宋對拼之局的形成時，仍有足夠的優勢壓倒宋氏。

選舉結果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從兩岸關係的角度看，立法院選舉的結果對北京當前的對台政策明顯造成重大的困擾。自二零零零年五月民進黨上台執政以來，由於北京對過去一直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高度的不

信任，因此對民進黨政府一直採取「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一方面持續拒絕與台北恢復協商談判，藉此迫使民進黨政府接受其所堅持的「九二共識」和「一中原則」；另一方面則強化與在野的「泛藍軍」的溝通和接觸，以制約民進黨政府在兩岸政策的影響。¹³ 北京的策略，很大程度建基於以下兩方面的認知：

（一）民進黨只是一少數政府，其政權並不牢固，只要「泛藍軍」團結一致，民進黨的弱勢政權未必能維持很久。換言之，對北京而言，「泛藍軍」仍有捲土重來的機會，不必急於與民進黨政府恢復協商談判。

（二）民進黨內部對「一中原則」並無共識，其政權的弱勢更加大了民進黨政府的大陸政策的左搖右擺，¹⁴ 在民進黨政權未能進一步鞏固前，北京無須跟隨其黨內對大陸政策路線的矛盾和鬥爭起舞。

然而，前述台灣立法院選舉結果無疑顛覆了北京的認知：

（一）民進黨和被視為其「友黨」的台聯合共取得一百個立法院議席，離立法院半數只差十三席。如前所分析，以民進黨龐大的執政資源優勢，加上其取得立法院第一大黨的民意合法性，今後成立立法院過半數的執政聯盟並從此主導台灣政局已絕非難事。簡言之，在未來兩年半陳水扁總統任內，民進黨政權已得到重大的鞏固，「泛藍」陣營已難以全面抗衡。

（二）在「泛藍」陣營方面，大敗後的國民黨勢必遭受民、親兩黨的收編和拉攏而持續萎縮，而強勢崛起的親民黨為了未來總統選舉佈局，也不會輕易與快速萎縮的國民黨全面團結合作制約民進黨。更何況，即使國、親合作也未必有能力制衡民進黨，反可能會被選民視為政治亂源而遭受邊緣化，這將大大削弱「泛藍」陣營重奪政權的機會。還須指出的是，目睹新黨的泡沫化，¹⁵ 親民黨以至國民黨今後與北京的互動，相信會更為小心翼翼。

(三) 民進黨政權的權力基礎的擴大和鞏固，將會提高陳水扁政府的自主性，從而減少個別黨內派系對其大陸政策的影響。¹⁶ 也就是說，今後陳水扁的大陸政策應享有較高的彈性和穩定性。¹⁷

既然現實的發展與原來的認知出現嚴重的落差，為了避免台海關係發展失控，北京認真面對台灣的新政治形勢，逐步放棄其現時與台北不接觸的「冷和」政策，進而正式視陳水扁政府為解決兩岸關係的對手並非全無可能。然而，要此一可能實現，有三方因素十分重要：

(一) 北京必須調整其「時間站在我方」的心態，¹⁸ 如此才能有足夠的積極性和務實性推動兩岸關係突破。

(二) 北京必須放棄對台灣在野黨捲土重來的期待，如此才能認真面對民進黨的存在。

(三) 民進黨政府必須在統獨光譜上持續向中間以至於中間偏統的方向邁進，以建立兩岸之間起碼的互信和共識。

就第一點而言，民進黨政權的持續鞏固無疑給北京現時對台的「冷和」政策構成壓力，但只要北京判定時間的發展對大陸有利，這樣的判定便會減低北京調整其台海政策的意願。就目前的態勢分析，確實有跡象顯示北京認為兩岸持續對抗在時間上對台灣不利，對大陸有利，因此在處理兩岸關係問題上較傾向戒急用忍，以逸待勞，緊守日趨定形的戰略方針，包括軍事上不斷增強實力以阻嚇台獨、經濟上不斷吸納台灣以強化統一基礎、政治上不斷拉攏台灣統派力量以制衡台獨發展，以及外交上圍堵和封殺台灣一切主權訴求。¹⁹

就第二點而言，如前所述，選後民進黨政權穩而未固，下屆台灣總統選舉很可能往扁宋對決的方向發展，北京很有可能對宋仍有期待，從而影響到其尋求改善與民進黨的關係的積極性。

就第三點而言，民進黨政權的進一步鞏固固然強化了其在

大陸政策上的自主性，有利日後大陸政策更具彈性的調整，但由於其政權的鞏固得力於台聯頗多，今後能否減低來自台聯特別是李登輝的干預，不無變數。不過，如前所述，基於在選民結構上「泛藍」陣營的支持仍佔有一定的優勢，如果陳水扁要連任下屆總統，其在大陸政策上進一步向中間以至向統一的方向調整的可能性還是不容低估的。

無論如何，隨著民進黨政權的由弱轉強，北京已再難迴避與民進黨政府的直接互動，否則更難掌控兩岸關係的發展；而兩岸之間的直接面對，對民進黨政府的大陸政策，也將構成更巨大的壓力。這樣的發展既是一個危機也是一個契機，能否化危機為契機，便端視乎兩岸當局能否具有同時克服上述三方因素的智慧與誠意。

就選後兩岸初步互動看，情況並不悲觀。針對台灣立法院選舉民進黨大勝和陳水扁政權得到進一步鞏固，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張銘清於十二月五日首度作出評論。他指出，選後北京對台政策不變，只要台灣當局承認「一個中國」、「九二共識」，北京願意和陳水扁政府展開協商、對話。張氏還說，北京並未排斥和民進黨領導人打交道，北京也注意到陳水扁近來釋放出一些兩岸關係的善意（主要應指鬆綁「戒急用忍」政策），但關鍵是要有具體行動，如果還是否認「一個中國」、否認「九二共識」，所謂打交道只是擺姿態而已。此外，張氏在評論中並沒有如過去一樣慣性地重申北京在必要時對台動武的原則，這樣的做法本身便隱含了一定的善意。²⁰

另一方面，自選舉結束之後，民進黨政府也不斷重申未來兩岸政策不會改變，總統陳水扁也公開表示會繼續追求兩岸關係的改善，努力尋求兩岸恢復協商和推動兩岸領導人會面。²¹

在二零零二年元旦兩岸領導人的講話中，兩岸的善意互動仍然繼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台灣總統陳水扁不僅重申會

繼續推動兩岸關係的改善，而且不約而同地指出兩岸相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²² 進一步顯示兩岸雙方均沒有因台灣是次選舉結果而改動其台海關係政策。

其實，兩岸的作法相當明智。對北京而言，民進黨政權的進一步鞏固，儘管未必與其原來的意願相符，但這畢竟已成事實，為了有效掌控今後的台海關係發展，與其作出對抗性、否定性的回應，倒不如調整心態，靜觀其變，如此才不會過早地將自己推向兩岸完全對立的死胡同。

對民進黨政府而言，情況也是一樣。民進黨之所以贏得立法院第一大黨的地位，主要是台灣選民希望其作為執政黨，能夠發揮穩定政局的力量，帶領台灣迅速走出當前的經濟困局。若然民進黨竟因此而志得意滿，隨便挑起兩岸關係緊張，反而與台灣主流民意相違，²³ 不利其政權今後的進一步扎根。換言之，從民進黨政權的利益看，其政權得到鞏固之後，更需要維持一個穩定的兩岸關係，以便它能心無旁騖地處理內部經濟發展。

簡言之，儘管選後民進黨政權得到進一步鞏固，未來兩岸關係發展未必便因此而變得悲觀，反可能因雙方更能認清和掌握形勢而出現重大轉機，而出路則是雙方在「一中原則」上取得創造性的共識。至於何謂創造性的共識，就只能讓兩岸領導人去共同界定了。

結論

本文分析了台灣第五屆立法院選舉結果對其內部政局及兩岸關係的影響，並探討了國民黨在此次選舉中慘敗的主要原因。就後者而言，國民黨慘敗的主要原因最少有六，包括高提名策略失敗、配票失效、藍綠兩極化、執政民進黨全力掃蕩賄選活動、民進黨成功主導選舉議題和連戰欠缺個人魅力。

至於選舉結果對台灣政局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四方面：民進黨政權得到實質的鞏固、國民黨持續萎縮、親民黨強勢崛起並完全吸納右翼的新黨，以及台聯成功進駐台獨左翼。這四方面的發展將使得民進黨聯同台聯所代表的中間偏左（獨）力量，取代過去國民黨聯同其他統派所代表的中間偏右（統）力量，暫時成為台灣的政治主流。

雖然如此，由於親民黨的強勢崛起和宋楚瑜的強大個人政治魅力持續不衰，再加上親民黨已隱然取代國民黨成為「泛藍」陣營的新領袖和「泛藍」陣營在選民支持上仍佔優勢，民進黨政權可以說仍然是穩而未固，下屆總統選舉仍極有可能往扁宋對決的方向發展，從而對陳水扁和民進黨政權構成新的挑戰。要化解有關的挑戰，民進黨的選擇應是一方面盡量維持民、國、親三黨鼎立之局，以免讓宋楚瑜一方獨大，另一方面則致力改善經濟和兩岸關係，以贏取更多中間溫和的選民的支持。

在兩岸關係方面，選後民進黨政權得到實質的鞏固和「泛藍軍」勢力的進一步弱化，勢必對北京在民進黨上台後對台採取的「冷和」政策構成壓力，北京有可能因此而以較積極的態度面對和處理民進黨政權的存在。與此同時，在政權得到實質鞏固之後，總統陳水扁在處理兩岸關係事務上應較能擺脫民進黨內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制約，從而展現出較大的彈性和自主性。事實上，選舉結束之後，兩岸雙方均表現得頗為克制和友善，為今後改善彼此的關係預留了空間。然而，要兩岸關係出現真正的突破，從此走向真正的良性互動，還必須取決於三方因素，包括北京調整其「時間站在我方」的心理和放棄對台灣在野黨的期待，以及民進黨政府在統獨立場上持續向中間偏統的方向邁進以建立兩岸之間起碼的互信和共識。上述三方因素既獨立又互相影響，兩岸能否各自踏出重要的一步，以開啓真正的和解進程，便要考驗雙方領導人的歷史識見和智慧了。

註釋

1. 二零零零年十月，由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組成的在野聯盟發動罷免總統，雖未成功，但對陳水扁和民進黨造成重大的壓力。參看王家英，〈倒扁工程未許樂觀〉，《明報》，2000年11月2日，頁D8。
2. 《中國時報》，2001年11月28日，頁4。
3. 王家英，〈國民黨慘敗的底因〉，《新報》，2001年12月5日，頁3。
4. Jih-wen Lin,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Party Syste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Conference on Understanding the 2001 Election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28 November 2001.
5. 在選舉前，前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強勢主導的台聯便公開批評國民黨背叛其過去定下的「本土路線」，呼籲民眾支持高舉「本土路線」的台聯；相反，親民黨則指摘部份國民黨候選人「綠化」嚴重，當選後便會背叛國民黨投靠民進黨，故此呼籲「泛藍」支持者將選票投給親民黨。
6. 《中國時報》，2001年11月13日，頁1。
7. 宋楚瑜在親民黨全國不分區候選人排名十一（此部份候選人按政黨得票率依排名先後分配議席），而宋氏要成功進入立法院，一般估計親民黨必須拿下約二百萬票。結果是親民黨雖在「宋進立法院」的口號下出乎意料地衝上一百九十二萬多票，但不分區立委最終還是只分配得九票，使得宋氏還是無緣進入立法院。
8.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
9. 選前國民黨主席連戰便多次強調，選後應由取得立法院最大

黨地位的政黨主導組閣，與民進黨爭奪組閣權的企圖十分明顯。

10. 王家英，〈國家安定聯盟旨在分裂國民黨〉，《聯合早報》，2001年11月30日。
11. 《中國時報》，2001年12月2日，頁1-2。
12. 《中國時報》，2001年12月4日，頁1。
13. 王家英，〈阿扁弱轉強北京「統戰」要變招〉，《香港經濟日報》，2001年12月6日，頁A39。
14. 王家英，〈陳水扁大陸政策的回顧與前瞻〉，《聯合早報》，2001年4月23日。
15. 新黨是在立法院選舉期間，唯一公開支持北京以「一國兩制」統一台灣的政黨，過去與大陸的交往，也較國、親兩黨為密切。
16. 外界一般認為，陳水扁對待大陸的態度較為務實和較具彈性，但因權力不夠鞏固，一直受制於民進黨內台獨基本教義派而難以施展。
17. 陳水扁上台執政之後，其大陸政策經過多次的搖擺，一度曾擺向與北京的「一中原則」相當接近的「一中各表」立場，但其後因民進黨內部的批評和反彈並沒有堅持下來。見王家英，〈陳水扁大陸政策的回顧與前瞻〉，《聯合早報》，2001年4月23日。
18. 邵宗海，〈中國對台政策的思考基點〉，《聯合早報》，2002年1月3日。
19. 王家英，〈台北的困局〉，《聯合早報》，2001年11月10日。
20. 《文匯報》，2001年12月6日，頁A2。
21. 《中國時報》，2001年12月4日，頁1。

22. 《文匯報》，2002 年 1 月 2 日，頁 1；《信報》，2002 年 1 月 2 日，頁 7。
23. 根據台灣大陸委員會二零零一年七月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兩岸關係上主張廣義維持現狀的民眾仍高達 80.5%。參看大陸委員會網頁：<http://www.mac.gov.tw/mlpolicy/pos/900702/po9007ch.htm>。

台灣第五屆立法院選舉結果對 其內部政局及兩岸關係的影響

摘要

本文分析了台灣第五屆立法院選舉結果對台灣政局及兩岸關係的影響，並探討了國民黨在此次選舉中慘敗的主要原因。就後者而言，國民黨慘敗的主要原因最少有六，包括高提名策略失敗、配票失效、藍綠兩極化、執政民進黨全力掃蕩賄選活動、民進黨成功主導選舉議題和連戰欠缺個人魅力。至於選舉結果對台灣政局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四方面：民進黨政權得到實質的鞏固、國民黨持續萎縮、親民黨強勢崛起並完全吸納右翼的新黨，以及台聯成功進駐台獨左翼。這四方面的發展將使得民進黨聯同台聯所代表的中間偏左（獨）力量，取代過去國民黨聯同其他統派所代表的中間偏右（統）力量，暫時成為台灣的政治主流。在兩岸關係方面，選後民進黨政權得到實質的鞏固和「泛藍軍」勢力的進一步弱化，勢必對北京在民進黨上台後對台採取的「冷和」政策構成壓力，北京有可能因此而以較積極的態度面對和處理民進黨政權的存在。與此同時，在政權得到實質鞏固之後，總統陳水扁在處理兩岸關係事務上應較能擺脫民進黨內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制約，從而展現出較大的彈性和自主性。然而，要兩岸關係走向真正的和解，還必須取決於三方因素，包括北京調整其「時間站在我方」的心理和放棄對台灣在野黨的期待，以及民進黨政府在統獨立場上持續向中間偏統的方向邁進以建立兩岸之間起碼的互信和共識。

The Impact of Taiwan's Fifth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on Its Domestic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imothy Ka-ying Wong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aiwan's fifth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on its domestic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major causes of the Kuomintang's (KMT) unexpectedly grave defeat in the election. These causes include the KMT's over-nomination of candidates, the failure of the traditional KMT vote distribution system,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pro-unification and pro-independence camps, the government's aggressive campaign against vote-buying, the success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in defining electoral issues, and KMT chairman Lien Chan's lack of political charisma. On domestic politics, the impact of the electoral results is felt in four major areas: the 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 of the DPP regime, the continued weakening of the KMT, the impressive rise of the People First Party (PFP), and the successful ascension of the Taiwan Solidarity Union (TSU) as the leftist pro-independence party.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driven the DPP-led pro-independence camp to replace the KMT-led pro-unification camp to become the truly dominant political force in Taiwan.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 of the DPP regime and the corresponding weakening of the pro-unification camp inevitably create pressure on Beijing's existing non-contact policy toward Taiwan. Beijing may shift to deal with its relations with Taiwan more actively in the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since the DPP's power base consolidated as a result of the election,

president Chen Shui-bian's mainland policy may be less constrained by the pro-independence fundamentalists within the DPP. He may gain more flexibility and autonomy in dealing with the mainland. In spite of all the potential for optimism, in order for a true breakthrough to occur i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three conditions must be met: Beijing must adjust its "time on our side" strategy and give up waiting for Taiwan's opposition party to return to power; the DPP government must continue to move closer to the political middle ground, away from independence and towards unification, a shift that is essential to building basic trust and consensu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